

# 中国古代女性书法文化史

常春 杨勇 等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 中国古代女性书法文化史

常春 杨勇 等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女性书法文化史 / 常春等著 . -- 上海 :  
上海书画出版社 , 2018.7

ISBN 978-7-5479-1798-5

I . ①中… II . ①常… III . ①女性 - 汉字 -  
书法史 - 中国 - 古代 IV . ① J292.09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1763 号

# 中国古代女性书法文化史

常春 杨勇 等著

---

责任编辑 李剑锋

审 读 曹瑞锋

责任校对 林 晨

封面设计 赵 航 王 峥

技术编辑 顾 杰

---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200050

网 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www.shshuhua.com](http://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ph@163.com](mailto:shcpph@163.com)

制 版 上海世纪嘉晋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479-1798-5

定价 98.00 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成果

本书获西安美术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主要撰稿人：

|     |     |     |
|-----|-----|-----|
| 常 春 | 杨 勇 | 杨晓萍 |
| 高秀清 | 金玉甫 | 梁晓鹏 |
| 朱乐朋 | 王 劲 | 李 立 |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先秦两汉女性书法文化         | 1   |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女性书法的传说        | 1   |
| 第二节 两汉女性书家             | 7   |
| 第三节 余 论                | 14  |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女性书法文化        | 16  |
| 第一节 概 述                | 16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女性价值观及其书法文化教育 | 18  |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的女性书家及其书法     | 25  |
| 第四节 女性书家卫夫人考辨          | 56  |
| 第三章 隋唐五代女性书法文化         | 68  |
| 第一节 隋代女性书法文化概述         | 68  |
| 第二节 唐代女性书法文化概述         | 69  |
| 第三节 唐代宫廷女性书法           | 70  |
| 第四节 唐代宦门女性书法           | 92  |
| 第五节 唐代民间女性书法           | 108 |
| 第六节 唐代女冠、名妓与书法         | 116 |
| 第七节 五代女性书法             | 124 |
| 第八节 余 论                | 129 |
| 第四章 宋代女性书法文化           | 130 |
| 第一节 概 述                | 130 |
| 第二节 宋代女性教育             | 133 |
| 第三节 宋代女性的“书写”活动        | 146 |
| 第四节 宋代女性代表书家           | 155 |
| 第五节 余 论                | 160 |

|                     |            |
|---------------------|------------|
| <b>第五章 元代女性书法文化</b> | <b>161</b> |
| 第一节 概述              | 161        |
| 第二节 管道昇的书画世界        | 163        |
| 第三节 皇姊大长公主的书画鉴藏     | 176        |
| 第四节 其他女性书家掠影        | 179        |
| <b>第六章 明代女性书法文化</b> | <b>182</b> |
| 第一节 概述              | 182        |
| 第二节 明代女性书家          | 183        |
| 第三节 明代女性才德观         | 213        |
| 第四节 明代女性书法教育        | 217        |
| 第五节 明代女性书法之启示       | 224        |
| <b>第七章 清代女性书法文化</b> | <b>232</b> |
| 第一节 清代才女群体          | 232        |
| 第二节 清代女性书家          | 235        |
| 第三节 清代女性的书法学习       | 262        |
| 第四节 清代女性的书法观        | 277        |
| 第五节 清代女性的书法交流       | 288        |
| 第六节 余论              | 297        |
| <b>后记</b>           | <b>299</b> |

# 第一章

## 先秦两汉女性书法文化

人类历史是由男女两性共同书写，人类进化发展的历程中女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社会自从最基本的组成因素——家族制度的建立，妇女在道德、法律、习惯、接受教育等诸多方面便开始了不平等的待遇。尽管中国古代广大妇女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却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过不准上层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接受文化教育，反而对上层女性以及贵族宫廷妇女接受文化教育有着默认、鼓励的倾向。在古代宫廷中，也是需要对宫中女性进行一定的文化教育，教育内容里也包括必要的书写训练。在当时较高的社会阶层里，深宫大院，高门大族，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妇女与男性一样使用着书写工具，发挥着她们的聪明才智。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女性书法的传说

#### 一、远古的“女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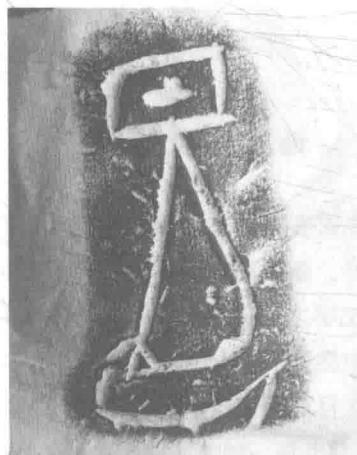
专家在远古文化遗址中发现，在陶器、岩壁上刻画出各式各样的象形文字或符号，新、旧石器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以女性为尊，考古专家认为这是中国远古文字之“始祖”，这与我国湖南省江永、江华县及其毗邻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中流传的“女书”、女字碑刻有着密切渊源。

从目前研究来看，“女书”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地说，“女书”也是一种文字，是一种不同于方块汉字的异形汉字，甚至有学者认为日本片假名就有中国“女书”的影子。其实“女书”只是外表如同假名，残留汉字

特点，本质上跟作为语素表意文字的汉字完全不同，属于音节表音文字。一个字基本上记录一个音节，可以认为是最早的、最为简单的汉语拼音，是汉语记录历史上的一个文字奇迹。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画、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有人认为“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等说法，至少都肯定了“女书”的真实存在。还有更进一步的考证，认为“女书”起源于史前陶文，发源地应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尤其在今陕西省的关中地区或商县一带可能性更大。“女书”可能是当时居住于陕西商县一带的苍梧族南迁带到湖南江永山区的古老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史至少应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阶段算起，距今约有六七千年历史，比甲骨文还要早三千多年。换言之，考古学证明“女书”的起源年代是非常古老的。虽说“女书”的产生时间存在争议，但“女书”严格地说应称为女字，即妇女文字，不仅形体奇特，记录的语言奇特，而且流行地区，社会功能，传承历史也很奇特。“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化石”，反映了当时妇女们的心态，记录了她们的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等，反映了女性的心灵世界，这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尤其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价值。作为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我国也开始重视保护女书，集研究基地与旅游于一体的“中国女书村”已于2003年底落户江永。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陶文



陶文



女书《健康平安，吉祥如意》(2012年联合国中文日女书表演)

在文字内部形体结构上，“女书”字的结构偏旁基本没有表意成分和意义功能。我们不妨从其特点进行分析：首先，“女书”字基本由点和弧线两种笔画组成，没有提、勾、折，没有绝对的横、竖，圆也是由两笔弧线围成，不是一笔圈成。其次，用一个字符标记一串同音的词，这是女书字的标记语言的主要手段，也是它经济简便所在。再次，“女书”的外观形体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秀丽清癯。乍看似甲骨文，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

## 二、妇好墓蕴藏的殷商文明

妇好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丁的三位王后之一，妇好墓是目前已发掘的唯一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出土了多达1928件随葬器物，在中国考古史、殷商史领域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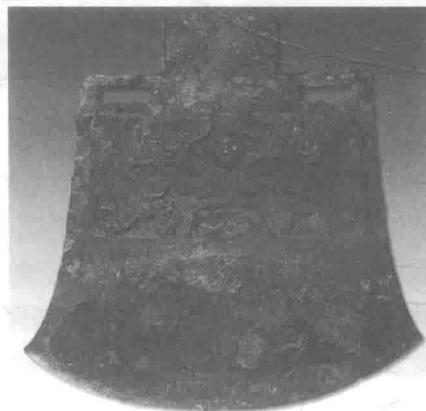
妇好墓墓室保存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出土文物包括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蚌器等不同质地。1976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郑振香女士主持在小屯村西岗地的考古发掘，深藏地下的妇好墓得以发现。妇好墓的发现，可以称为殷墟考古的轰动事件。墓主“妇好”是不断出现在甲骨上的名字，但在妇好墓发掘之前，人们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因为所有的文献资料中都没有她的记载。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随葬品，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等，许多都刻有“妇好”铭文，还有其他的铭文记录。器物铭文与甲骨文相互印证，终于揭开了三千多年前这位神秘女子的面纱，她是集王后、母亲、女将的

身份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她是商王武丁的第一位王后，是子孙满堂的母亲，是功高盖世的女将领。

妇好墓的享殿正压在墓口上，地基为长方形，南北约长 6.5 米，东西宽约 5 米，坐西朝东。妇好墓没有墓道，墓穴深达 7.5 米，墓口南北长 5.6 米、东西宽 4 米。墓内殉人多达 16 人。层层随葬的器物多达 1928 件，其中铭文为“妇好”的青铜器有 111 件。夏商周时期，青铜既是财富也是战略资源，冶铸原料主要从长江流域依靠战争、贸易或贡奉获取。妇好墓出土多件罕见的大型青铜重器，尽显一国之后的尊贵地位。



司母辛铜方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铜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青铜器上的“妇好”铭文

妇好墓中出土了许多兵器，包括铜钺、玉戚、铜柄玉予、铜戈、铜大刀、铜镞等，这有力地证明了她英勇善战。最值得一提的当属一对铜钺。夏商周时期的铜钺象征征伐、刑杀之权，尤其象征军权。妇好墓共出土四件铜钺，是目前所见商代贵族墓随葬铜钺第二多者（最多者随葬七件铜钺），进一步印证了妇好执掌帅权、戎马一生的传奇经历。这件铜钺，重达九千克，装饰的虎食人纹在商代青铜纹饰中多次出现，推测具有巫师通灵做法的含义。虎食人纹下有铭文“妇好”二字。而

另一件铜钺重 8.5 千克，装饰为一首双身龙纹，鼻部铸有铭文“妇好”。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第一位王后，也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巾帼将军。然而直到 20 世纪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才使今人知悉她的存在。迄今有关妇好的甲骨卜辞已发现二百余条，加上出土的少量青铜器铭文，这位王后的传奇人生才公之于世。妇好的名字揭示了她的身份和身世。商代“妇”指有身份的妇女或女官，“好”读为“子”，是“妇”所来自的国、族名。妇好应是一位子国或子族的王公之女。

仅为商王武丁处理后宫事务和主持祭祀，还不足以显示妇好的才干，她的伟大之处在于辅佐武丁东征西伐，征服一个又一个方国，扩展疆域和巩固政权。有许多甲骨卜辞记载了妇好征兵讨伐的事情，比如一块龟甲记录了一次大的征战。

“辛未卜，争贞：妇好其比沚夏伐巴方，王自东采伐，戎陷于妇好位。”

“贞：妇好其（比沚）夏伐巴方，王（勿）自东采伐，戎陷于妇好位。”

“贞：王令妇好比侯告伐夷。”

“贞：王勿令妇好比侯（告伐夷）。”

另一块龟甲卜辞同时涉及对下危、巴方、夷方、龙方的征伐，可见当时商朝国力强大、四处用兵。

妇好生时，武丁不仅替妇好占卜军事行动，也占卜妇好的生活之事，比如疾病、怀孕、生产等，祈求妇好身体康健。

武丁占卜妇好预产期、生男生女

的卜辞：“甲申卜，壳贞：妇好娩嘉？”

王占曰：其唯丁娩嘉。其唯庚娩，弘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唯女。

甲申卜，壳贞：妇好不其娩。三旬又一日甲寅娩。允不嘉，唯女。”此片龟甲完整记载了武丁占卜妇好分娩的全过程。

作为生活在三千多年前的奇女子，妇好仍让我们钦佩不已。台湾学者严一萍曾著《殷商史记》一书，其中专门为妇好作列传，称妇好“外者为王前趋，扫除不庭，内者赞襄王事，昕夕从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妇好俱得参与。其时女权之高，为吾国历史上所仅有”，“诚中国历史上之奇女子也”。严氏之论当属的评。



商代晚期卜辞甲骨  
(商王武丁占卜妇好生男生女)

妇好为武丁中兴、殷商盛世做出了历史贡献，她是商王朝的守护者，也是中华文明的功臣。她在内生育子女，主持祭祀；对外率领诸将征战讨伐，权重一时，为中国历史上罕见之奇女子。<sup>①</sup>

### 三、古代宫廷女性教育滥觞于《周礼》时代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有云：“夫人坐论德礼，九嫔掌教四德”，“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所谓“夫人”“九嫔”是指国君的配偶，她们都是先秦宫廷中对后宫妇女进行专门教育所设的官员，其职责的大小当与其身份等级相一致。此外，在先秦时代，按照《周礼》的规定，不仅在后宫中存在着对宫廷女性的教育体系，同时还在外廷即朝廷中存在着一个对妇女进行培训的机构，并设有“内宰”一职。据载，其职责是“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以妇职之法教九御”。其中的“九嫔”“九御”都是宫妃的名称。据经学家传释，“阴礼”即“凡礼之涉妇女者，通谓之阴礼”，而“妇职之法”即所谓的“织纴组𬘓缝线之事”。可见，内宰与夫人、九嫔等都担当着宫廷教育与培训的职责和角色，主要从日常礼仪和日常工作等方面对她们进行教育。先秦宫廷中的女性文化教育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譬如，女史一职即为“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职贰，以诏后治内政。逆内官，书内令”<sup>②</sup>。

据马宗霍《书林藻鉴》记载，中国书法史上最早的女性书法家是先秦时期与孔子同乡的秋胡之妻，她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也可聊备一格。秋胡外出三年，妻子在家思念远仕的夫君，闲中竟然创作一种叫“雕虫篆”的书体来。雕虫篆亦谓战笔书，其体遒律，垂画纤长，屈曲旋绕，有若巾形。唐代的韦续在《五十六种书》二十二：“虫书，鲁秋胡妻浣蚕所作，亦曰雕虫篆。”之所以把它叫作虫书，因其整体形状，好像“玄鸟优游，落花散漫矣”<sup>③</sup>。我们很难想象这种书体与思念夫君怎样联系起来，由于没有书迹留下，加上语言的描述功能有限，我们难以还原这种特殊文字的原貌。但可以肯定的是，秋胡妻天生有着一颗敏感的心，有着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洞观事物感受于心，抒之以型，造就了这种传奇的文字。

<sup>①</sup> 此节论述参见张贵余先生《一座蕴藏殷商灿烂文明的宝库——妇好墓玉石器》一文，载《荣宝斋》2016年第7—8期。

<sup>②</sup> 《周礼正义》，《四部备要》（第八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7、18页。

<sup>③</sup>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二，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 第二节 两汉女性书家

秦汉女性书家在书史中的地位固然不能与后来的“二王”“颜、柳、欧、赵”“苏、黄、米、蔡”等相提并论，但她们毕竟是书法历史中一片烘云托月的皎洁星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作为社会政治边缘的女性成员，有多少女性能够从事书写？她们的身份又是什么？她们的书写目的、书写特点与男性有哪些不同？她们的书写教育是怎样实现的？书写在她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何种地位？一连串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深究下去。

如果说《周礼》中对先秦时代宫廷女性书法教育的记载还不很明朗，而到了秦汉及以后的时代，文献对宫廷女性的文化教育就有了较多记载。东汉明帝时，宫廷教育就颇受重视。史载，和熹邓太后自入宫掖后，便“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政，夜则通读”。不仅如此，这位邓太后“又诏中宫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天官叙官》下注）所谓的“中宫近臣”即多是得宠于邓太后的女官之类，其中也可能有男性的宦官。显然这时候宫廷的学习与传授脉络已比较清楚。首先是教师的培训，即由班昭等人向“中宫近侍”传授经传知识，然后才由这些受过专门培训的“中宫近臣”向广大宫女进行传授。显然东汉后宫对宫女的文化培训任务很重视。由于邓太后的大力提倡，当时后宫中就形成了一个“左右习诵，朝夕济济”（《皇后纪》）的文化学习气氛与局面。通过种种举措，邓太后将文化教育的范围首先向贵族女性开放，这种大胆之举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

秦汉时期，人们开始将书法作为一种审美形式。汉代的《尉律》对于官员的文字书写水平要求较高，规定如果上奏的字写得不好就有可能罢去官职。当时女性书法家如班婕妤、曹大家等，博学好思，通音律、史诗、书法。汉代书事更盛，《汉书》载有孝成皇后许氏，天姿聪慧善隶书，西汉的楚主侍冯会史书，并能写隶书。大司农皇甫规的妻子扶风马氏擅长书法，草、隶皆工，善属文。《后汉书·列女传》有载：“众人怪其工。”唐张怀瓘在《书断》中也说到她工隶书，只可惜这样一位草、隶兼工的女才人，后来却因为守寡拒绝董卓的聘娶而惨遭暗杀。所以，尽管古人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翰墨非女事的思想，但是在特定的环境里女性还是有书法学习机会。

## 一、孝成许皇后

许皇后（？—前8），昌邑人，建始二年（前31）被汉成帝刘骜立为皇后，她是个恪遵封建之道的女人。《后汉书》卷九《外戚传》称她“善史、书”<sup>①</sup>。

许皇后是元帝生母平君的娘家侄女，父亲许嘉官拜大司马、车骑将军，爵封平恩侯。元帝在位时，感念母亲的不幸，格外厚待舅家，不仅优加封赏还把许嘉的女儿婚配给太子刘骜，以示亲上加亲。许氏博通文史，写得一手好字，又天生丽质，深得元帝喜爱。

## 二、章德窦皇后

窦皇后（？—97），扶风平陵人，建初二年（77）以选例入宫，有才色，被章帝纳为贵人，次年立为皇后。当时宋贵人生皇太子刘庆，梁贵人生和帝刘肇。宋贵人遭窦皇后诬陷而自杀，梁贵人被废。窦后无子，以刘肇为己子。刘肇立，是为和帝。尊窦后为皇太后。《后汉书·皇后纪》记载：

窦皇后讳某，扶风平陵人，大司空融之曾孙也。祖穆，父勋，坐事死，事在《窦融传》。勋尚东海恭王强女沘阳公主，后其长女也。家既废坏，数呼相工问息耗，见后者皆言当大尊贵，非臣妾容貌。年六岁能书，亲家皆奇之。<sup>②</sup>

窦皇后六岁就能写得一手好字，自然为周围所喜爱。就在建初二年，以其才色出众入见长乐宫，日益博得皇帝恩宠。

## 三、和帝阴皇后

阴皇后（？—102），名不悉，南阳新野人，东汉和帝刘肇的妻子，永元四年（92）入宫为贵人，八年立为皇后。《后汉书·皇后纪》：

<sup>①</sup>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四，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sup>②</sup> 范晔《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第十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120页。

和帝阴皇后讳某，光烈皇后兄执金吾识之曾孙也。后少聪慧，善书艺。永元四年，选入掖庭，以先后近属，故得为贵人。有殊宠。八年，遂立为皇后。<sup>①</sup>

自邓后入宫，阴皇后爱宠稍弛，心生不满，后来她因犯“巫蛊”罪被废，忧郁而死，又一位才貌双全的皇后被情敌逼进绝境。

#### 四、和熹邓皇后

邓皇后，名绥，永元中年入宫为贵人，《后汉书》说她貌殊丽，恭肃小心，动有法度。

相传邓绥十三岁时，不幸父亲亡故，她昼夜哭泣，守丧尽孝，整整三年不食荤腥，面容憔悴。那一年也恰巧皇家大选，她本可同阴皇后一起参选，但为守孝，放弃了这次机会。直到永元七年，又举行了一次大选，邓绥才进入皇宫。

邓绥亦是先朝大功臣邓禹的一位孙女。她父亲邓训是邓禹第六子，位护羌校尉，母亲阴氏是阴皇后的堂姐。邓绥最突出的优点是品德高尚且满腹经纶，博古通今。《后汉书·皇后纪》说她：

和熹邓皇后讳绥，太傅禹之孙也。父训，护羌校尉；母阴氏，光烈皇后从弟女也。后年五岁，太傅夫人爱之，自为剪发。夫人年高目冥，误伤后额，忍痛不言。左右见者怪而问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怜为断发，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sup>②</sup>

自邓绥进宫后，臣服于皇后，处处谦让，诚惶诚恐，可由于皇上专宠邓绥，阴皇后处处找邓绥麻烦，而邓绥则是处处谦抑自制，以示对皇后的恭敬。由于皇后的日日刁钻，皇帝对她也渐渐产生了情疏并逐渐冷落了她，阴皇后更是对邓绥

<sup>①</sup> 范晔《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第十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121页。

<sup>②</sup> 同上，第122页。

恨之入骨，于是采取计策，使用巫蛊，设法诅咒邓氏速死。

永元十四年，阴皇后的巫蛊之事被告发，皇帝收回了阴皇后的玺绶。中宫缺位，和帝遂决定立邓贵人为皇后，这一年她二十二岁。

邓绥当了皇后后，仍然谨慎自制。居六宫之首，她带头节俭，凡奇珍异玩，下令屏除，以免玩物丧志。只要求供给予读书所需的纸墨，其他一概无额外要求。《书林藻鉴》另有记录：

后六岁能史书，家人号曰诸生，自即位，方国贡献，但令贡纸墨而已。<sup>①</sup>

当时，宫中有一位曹大家，即东汉时期才女班昭，她写的传世作品《女诫》七篇，就是根据邓皇后的言行举止加以修改补充而成的。

元兴元年冬，和帝突然身患疾病，医治无效而逝，由于皇帝的突然驾崩，也为立储君，皇位继承人便由25岁的邓皇后决定了。始初邓皇后立次子刘隆为帝，但由于夭折，后立和帝近亲清河王刘庆的儿子十三岁的刘祜为帝，即汉安帝，但仍由邓太后临朝听政。

邓太后尽管独揽朝政，但她颇能勤政爱民，做皇后十六年，无荒唐失德之事，对待几个兄弟也只是为巩固权利之需而重用，并未滥施封赏。邓太后还十分重视皇族子弟的教育，特地为皇族子弟开办了一所学校，令皇族诸王子帝及邓氏近亲子弟中凡年满五岁以上男女，一律进学校念书，她自己也亲自监督考试。这也许是是我国第一座男女同学的学校。可惜在她死后，这所学校就被取消了。

## 五、左小娥

左小娥，东汉犍为人，大约是犯官的女儿，自幼被罚入宫，长大后，有才色，和帝刘肇把她赐给清河孝王刘庆，深受刘庆宠爱，生刘祜。后来刘祜当了皇帝，即安帝，追尊她叫孝德皇后。《后汉书》卷五十五《章帝八王传》称她：“善史书。”北魏王愔《古今文字志目》中卷列秦、汉、吴59位书法家中有她的名字。“女子当治织纫组𬘓以致其孝敬，词翰非所事也”，这话放在宫廷内对于后妃们可见并非如此，翰墨并非男儿专属。

<sup>①</sup>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四，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3页。

在封建社会，少数家有渊源的女子是有机会受到诗书画艺的学习的。她们耳濡目染从自己的父兄那里直接或间接得到家庭教育或艺术熏陶。她们的生活圈子很小，不能像男人那样拜师学艺，更不能行万里路地去“搜尽奇峰打草稿”。只有很少的家庭里父、兄、夫、子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的女性才有机会接触到诗书绘画。

## 六、班婕妤

班婕妤原是汉成帝的宠妃，是越骑校尉班况的女儿，汉代名仕班固、班超的姑祖母。

她早在成帝继位那年就被选入掖庭。知书能文，班婕妤能诵诗，熟读古箴之书。先为少使（宫廷中第十级女官），不久为成帝宠幸，进位婕妤，成帝特辟增成宫供她居住。班婕妤也生过一个儿子，但幼时即夭亡。她温淑知礼，又博览书籍，连皇太后也十分喜欢她。

相传有次成帝游宴后宫，要班婕妤与他同坐一车，班婕妤婉言谢绝，她说：“妾观古图画，圣贤之圣，皆有名臣在侧；三代亡国之君，乃有婢女！今皇上欲妾同辇，妾不敢有累与圣德，故难从命！”成帝称赞她做得对，太后听说后赞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注：樊姬是楚庄王夫人，谏止庄王畋游）。

## 七、冯嫽

冯嫽，西汉昭帝时人。她是个不辱使命，宣扬国威的女书法家，《书林藻鉴》记载其“能史书”，<sup>①</sup>而她原来的身份却是一位侍者。《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记载她是楚国公主解忧的女仆，汉朝执行和亲政策把公主嫁给西域乌孙国岑陬，冯嫽随公主前去，常代公主持汉节行赏于城郭诸国，深得诸国上下尊敬，称她叫“冯夫人”。后来她嫁给乌孙国右大将军。

当时乌孙内乱，肥王翁归靡胡妻子乌就屠杀了狂王，自立为昆弥。汉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带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穿井通渠，积居庐仓，准备去讨之。都护郑吉了解右大将与乌就屠相好，使冯嫽去对乌就屠说：“汉兵方出，必见诛，不如降。”乌就屠恐惧，说：“愿得小号。”

<sup>①</sup>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四，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3页。